

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今昔(三)

封思毅

• 續本刊十一卷二期頁 26 至 27。

比宋本更少存世的是金本，館藏 6 部，現在全數列舉出來：

代修補本(存卷一至三)

重校正地理新書 15 卷 6 冊 金明昌壬子 3 年張謙刊本

新雕雲齋廣錄 9 卷 2 冊 金刊本

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(存一卷)一卷 金皇統至大定間解州天寧寺刊大藏經卷子本 (存卷五百七十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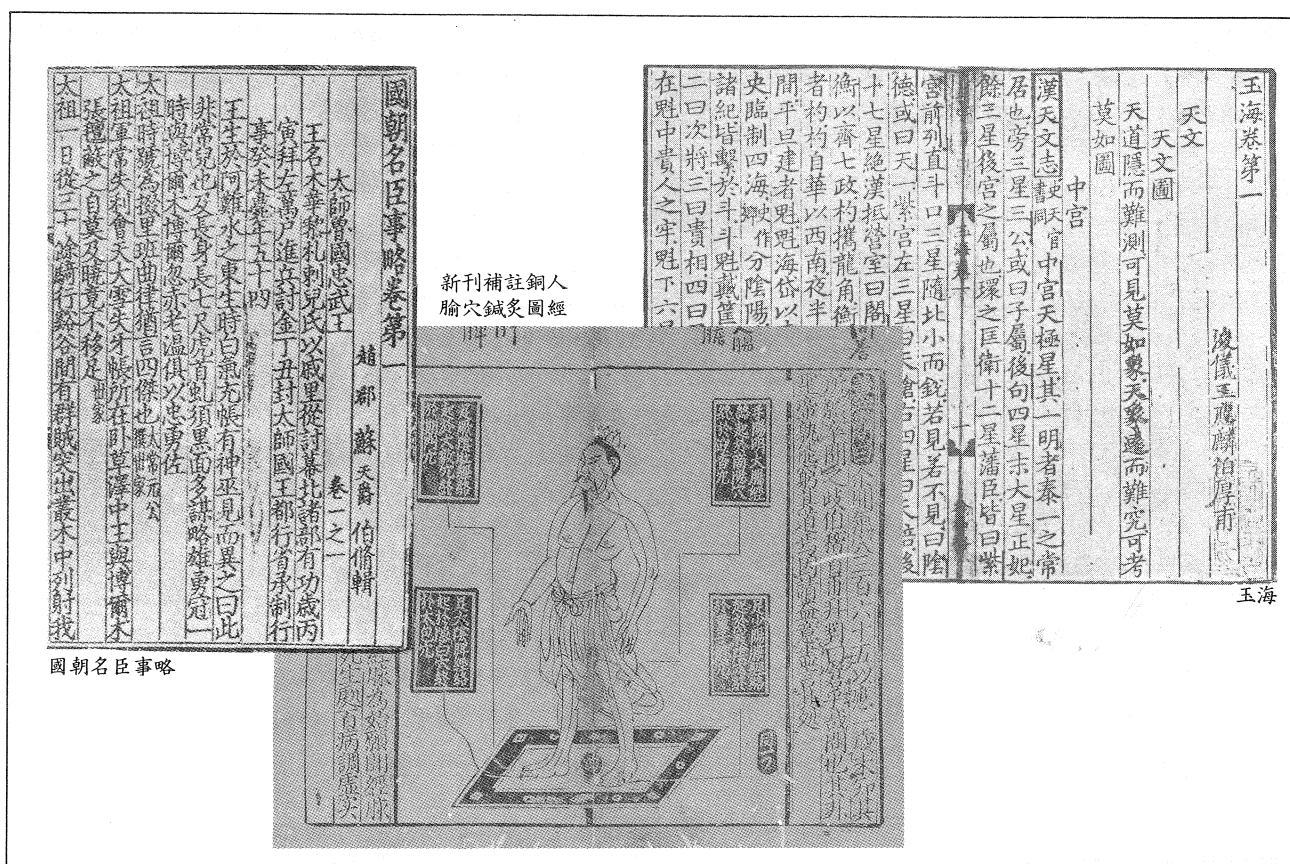
付法藏因緣傳 (存一卷)一卷 同前(存卷二)

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(存 2 卷)2 卷 同前(存卷三卷六)

原尚有「新刊補註銅人胎穴鍼灸圖經」，定為金大定

26 年書軒陳氏刊本。後復察其紙色簾紋，從經籍訪古志的推斷，改作元刊本，故未附入。

元人主中華不及百年，遺書較前宋金版為多。館藏達 271 部。從至元到至正，各時間的刊本都有。又由中央與文署到各路儒學(或書院)，刻書似乎蔚然成風。館藏尚有興文署刊的資治通鑑(明弘治至嘉靖間修補本)，各路如元大德間信州路儒學刊北史(為元代路學最善之本。陸氏碩宋藏書志所舉殘宋本，脫訛甚夥，此本轉不誤)，元至正 7 年福州路儒學刊的「禮書」(猶是元時舊本，有斷版而無缺頁)，後至元 6 年慶元路儒學刊的玉海(黃麻紙初印)，元大德 10 年池州路儒學刊「三國志」、元大德間集慶路儒學刊的「唐書」、元大德間建康路刊的「唐書」、(元至正 12 年平江路儒



國朝名臣事略

學刊的「通鑑總類」(殘存卷九)、元至治 2 年嘉興路儒學刊的「秋澗先生大金文集」，因當時對儒學優遇，有餘力刻書，教學得暇、校審亦佳。私家刻書為時最久的建安余氏勤有堂，館中尚存有其元統 3 年刊「國朝名臣事略」，皇慶元年刊「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」數種。末後必得一提，當時寺廟刊印佛經經典不少，最有名的是：至正間資福寺刊朱墨套印本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」；與元統 2 年范氏歲寒堂刊「范文正公奏議」(錢良右手書，字法絕似趙松雪，遺跡尤稀，為董玄宰舊物)，同為元槧中的珍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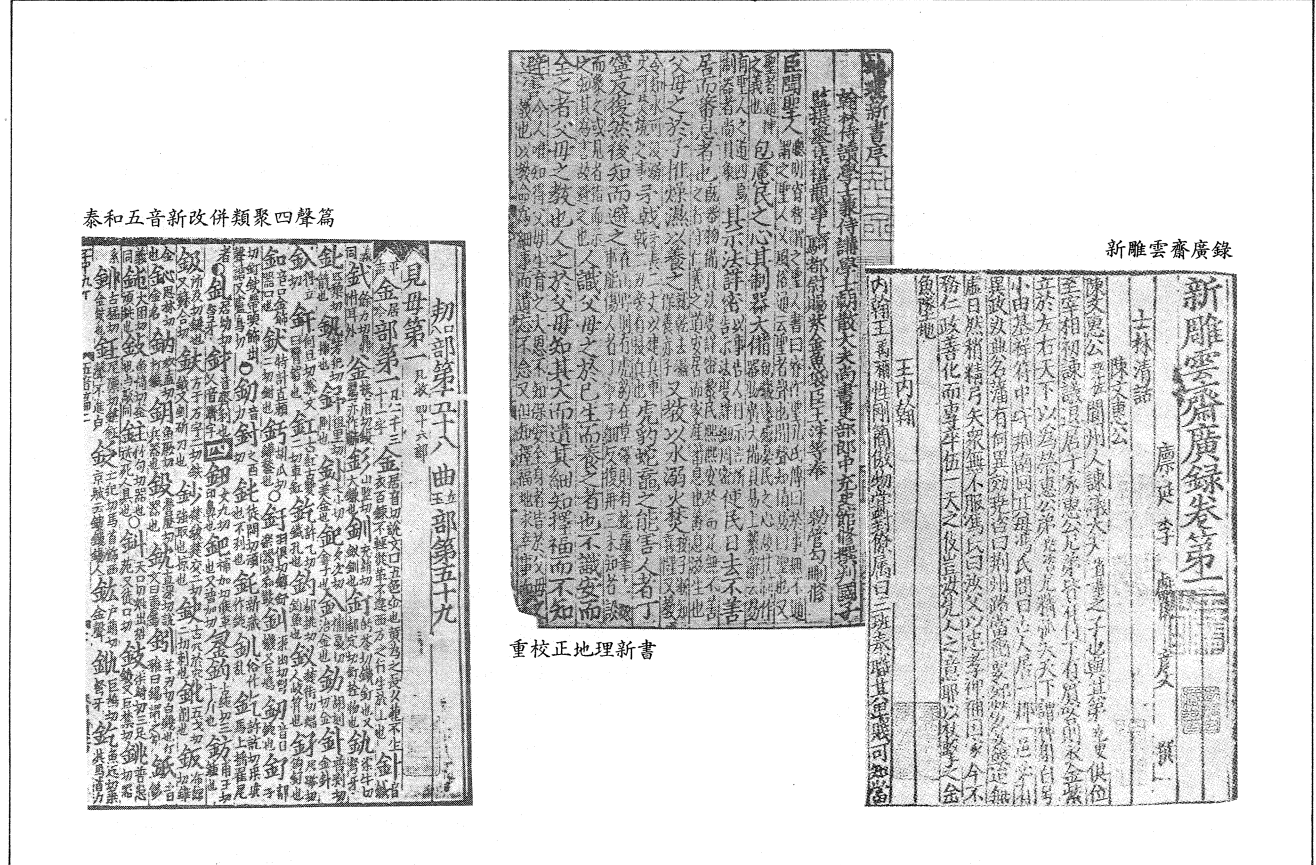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立國三百年，時間既長，距離現今亦較近，故明版書留存獨多，館藏高達六千餘部。洪武至弘治初期刻書，猶存元代風貌。嘉靖年間，刻書字體追模北宋之整齊方版，稜角峻厲。萬曆起，更流為字形膚廓，筆畫板滯。各朝圖籍，館中均有，略舉珍本示意。

洪武至正德時期

館藏洪武間刊「蘇州府志」紀載翔實，當時絕重其書，清代詔修四庫全書時，其館已無存，藏書家更罕著錄。建文時刊「宋學士續文粹」，為門人方正學諸人，手自繕刻而成，

故為世人所貴重，此集正學氏名字，皆用墨塗掉，猶遵革除時舊禁。同時所刊的明無垢子撰「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解註」，在明刊書中，幾已絕版。永樂間刊「守黑齋遺稿」，黃跋謂：「求向來諸藏書家目錄為之左證，無有也……則是書之得見，豈不可喜耶」。並嘆為奇祕遺編。弘治刊「唏髮集」，為此集第一刻本，藏書家少有錄及。同時所刊「胡先生仲子信安集」印本罕傳，天一目亦僅有綿紙藍格鈔本，館藏則為原刊。正德時，震澤王鑿刊「孫可之文集」，溫州刊「(陳)止齋先生文集」在宋本外，兩種文集，俱以此刻為最古。同時，蘇州所刊「大唐六典」亦為傳世最古的版本，並有王國維氏為之校注。

年月不詳，只知為明初刊的奉新縣刻本「賈浪仙長江集」字畫古雅，至為罕少。鄧邦述的寒瘦山房，便是得到此集與弘治本「東野集」後，用兩著者詩風「郊寒島瘦」而命名，足見珍視的程度。再，其時所刊「解學士先生集」(黃諫編)，也不多見，存真去偽，刪汰極嚴，在明刻中確是真本。一些同時期的刊本，如(元李道純撰的)「清庵先生中和集」、明懷悅編的「詩法源流」、弘治時的「遺山先生詩集」，因其版刻接近前代風貌，都曾被認是元版。



重校正地理新書

嘉靖時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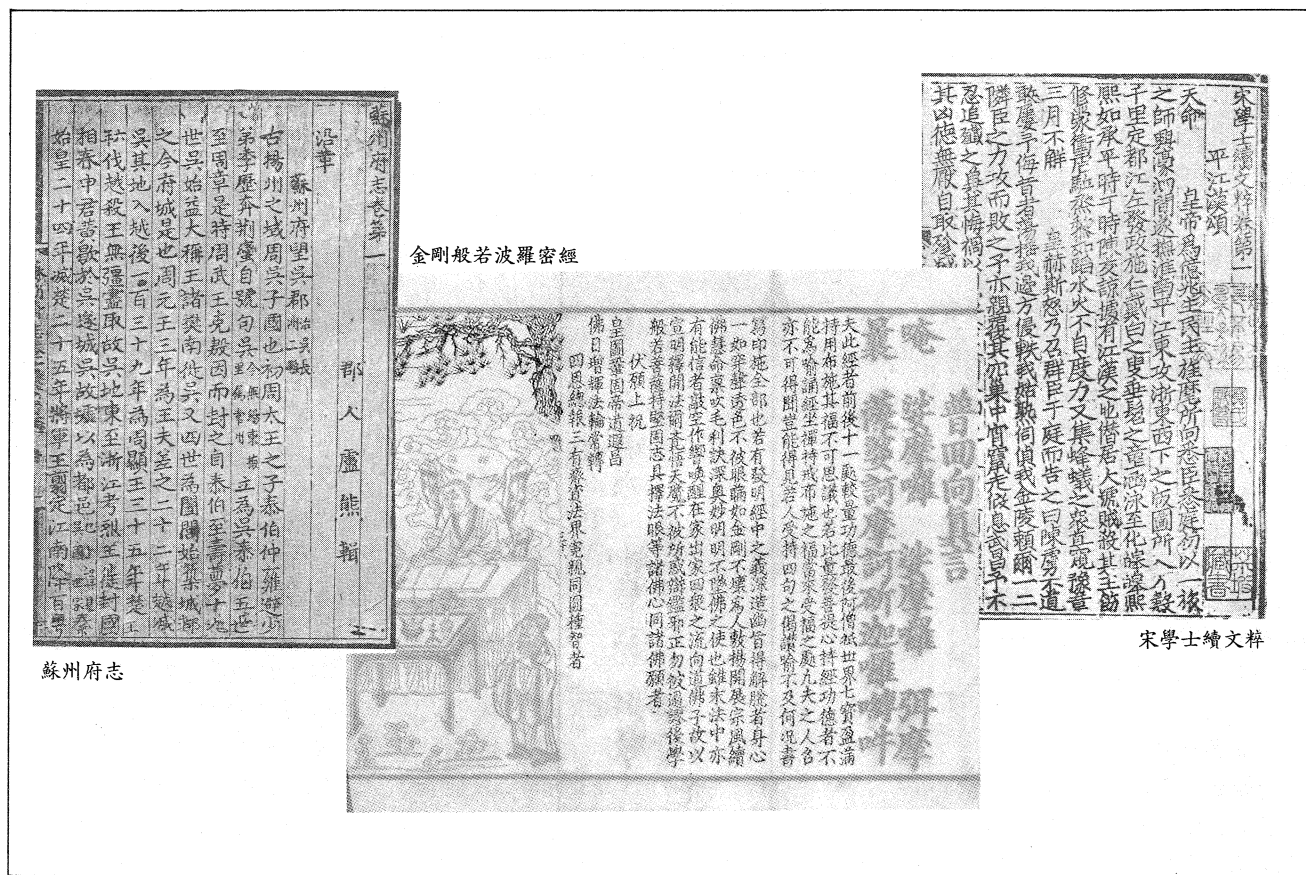
館藏武康知縣刊「孟東野詩集」，依宋本重刻，雕鏤精雅，甚饒古意。「吳江縣志」紀述頗典雅，詳瞻有法度，乃明代方志之佳作，留傳下來的，却少之又少。明高叔嗣的「蘇門集」，原刊足本，近人貴陽陳氏收明文別集總集上千種，而獨無此書。明謙道行的「滄東漫稿」(重刊)，烏程蔣氏及前述貴陽陳氏，號稱藏明人文集甚富，同樣未能取得。明嚴從簡的「使職文獻通編」，早為明史藝文志不載，連清代抽燬，亦未搜繳在內，故世間無人知道有此書。明王應鵬的「定齋詩集」，其後人因覺散失殆盡，將僅餘的殘卷，規定為「不借本」。甚至如明王誦撰「王彭衡詩」，明宋雷撰「西吳里語」，明程敏政撰「宋遺民錄」。一般說來，程民所作，尚可尋得鈔本，而王、宋之詩文，連鈔本也難見到。館藏則有「宋遺民錄」的嘉靖3年程士儀刊本；「王彭衡詩」的嘉靖14年陳嘉言湖廣刊本，「西吳里語」的嘉靖間家刊本(公牘紙印)。

萬曆及其後時期

館中所藏，有余寅的「農丈人詩集」，東書樓彙輯的「

各名公四六爭奇」，無論寫刻，兩皆精妙。其時罕見的刊本不少：如明沈承撰「叩山集」(天啓原刻)，明繆希雍撰「神農本草經疏」(天啓毛氏綠君亭刊)，明朱天麟撰「易鼎三然」(崇禎間刊，翰林院曾藏)，明金日昇(頌天臚筆)(崇禎時原刊)等皆是。到明末，汲古閣刊書流行於時，毀譽參半。大概毛氏以鈔本有名，刊書底本，未多留意選取善本，但館藏毛刻經各名家校勘的，如春秋公羊註疏，經清江沅過錄舊校；南唐書，經黃丕烈手校；月泉社詩集，經毛晉親校，仍有可取處。藩府本為明版一大特色，因親藩多能敦雅好學，競刻古書，館中現有數千種，如宣德5年周藩刊「誠齋牡丹百詠」(明詩綜未錄入)，成化10年蜀藩刊「草書集韻」(後增張天錫、鮮于樞兩家書法，二書皆不見著錄，甚為可貴)，嘉靖6年晉藩刊「文選」(此繙張伯顏本、極佳)，萬曆間鄭藩刊「樂律全書」(附圖)，皆可為代表作。

歷代著述，未經版刻的很多，雖已版刻而未能留傳下來的，更復不少。這常賴手寫本(鈔本)承續，而不絕如縷，這便是舊鈔(特別是名家手抄)之價值所在，且不下於刊本。館中寫本近三千部，罕見本比比皆是。如宋于石撰的「紫巖先生詩選」(宋詩紀事所採不過45首，此3卷已全，可稱宋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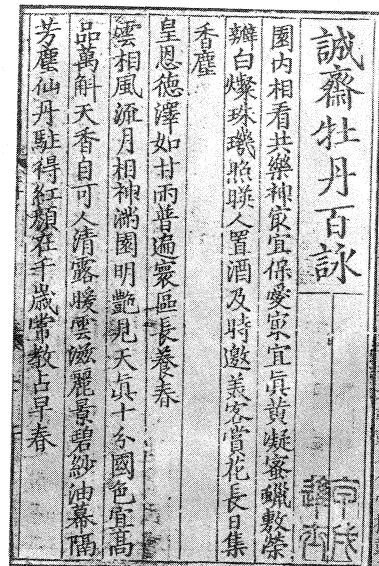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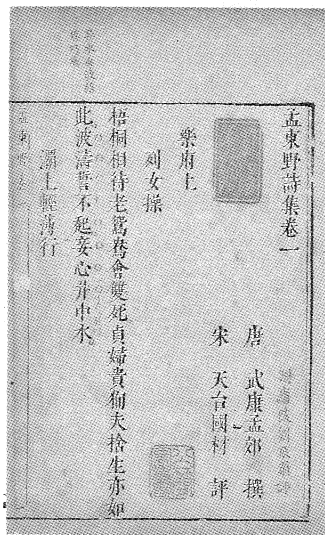


蘇州府志

金剛般若波羅密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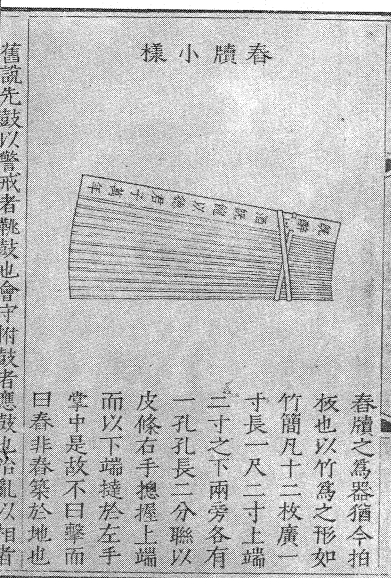
宋學士續文粹

孟東野詩集



誠齋牡丹百詠

樂律全書



小集秘本)。宋陳均撰的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」(即錢、毛諸藏家皆未傳抄)，元方面撰的「桐江集」(入元以後所作)，元朱恩本撰的「貞一齋雜著」(元人別集之僅見者)，明孫宣撰的「洞庭漁人集」(較千頃書目所載多16卷)，清張心其編的「詞格備考」(所選之曲多亡佚)。其獨特內容，即已有之刊本亦不如。

舊鈔書法之美的，則有：元李立暉「雪菴字要」(字體與文衡山、王雅宜為近)，元朱震亨「丹溪先生治驗醫案」(字畫近褚登善)，「鬼谷子」(學王履吉書法)，全精妙無比。

內容可觀之鈔本，如：明李葵撰「黃谷瑣談」，其出入百家讀書記問之功甚深。清周春撰「爾雅補注」，究其實際，「補注」二字未足盡其意，易名「廣疏」較當。清鈕樹玉撰「說文新附考」，係對徐騎省原書，字多不典，加以糾正。又如：釋贊寧編「東坡先生物類相感志」，乃是足本。元王逢撰「梧溪集」(7卷6册)，縱錢遵王氏，亦難一遇如此完本。皆賴鈔本傳承至今。外形上，據宋本鈔的，如宋張大亨所撰「春秋五禮例宗」(述古堂藏本)，唐封演所撰「封氏見聞記」(隆慶時據宋鈔。莫友芝以為：所據之本斷已無存、海內決無更甚此本之帙)。唐王績所撰「王無功集」(從北

宋本錄出)，3種都差可視同宋本。向所謂的據宋本鈔，或據元本鈔，純就其版式行格模寫；進而則為影宋、影元鈔本，一點一畫，逼似原書，這是昔人佞宋佞元，求原本而不得，別生出一種補償的筆墨絕技。影鈔珍貴，不異原書，尤以毛鈔，久被譽為書林尤物，真能做到「下宋雕一等」，不再多舉，另選館藏數種，以見一斑。明崇禎時，葉林宗影鈔宋本「唐陸德明經典釋文」，朱錫庚題識云：「此書原本經絳雲樓北宋本影著，然則絳雲一炬，是編稱魯殿靈光矣」。錢氏也是園影鈔宋臨安府陳宅經籍鋪刊本「許渾丁卯集」，袁克文題記云：「精雅絕倫，汲古影寫本，世尚易有，而也是園所寫宋刊，此册外，猶未見有他書。」清昭文張氏影鈔元刊本「元盧鎮撰重修琴川志」，清楊沂孫手跋云：「元刊盧知州琴川志，世無二本……粵寇之難，竟付劫灰，此乃張矣川倩人摹寫，悉存元刊真面，校勘精確尤足寶貴。」黃氏士禮居影鈔元刊本「元蔣易編皇元風雅(存8卷1册)」，袁克文題記云：「此書為堯翁手影無疑，以人間孤本而出自名家手筆，真絕世之至寶也。若影寫之精雅，尤非鈔胥可及，雖汲古影本，亦不能敵。」(待續)